

# 引言

## 陷阱已就位

2012年8月,《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在太平洋地區成型”(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sup>1</sup>在這篇文章中,這位哈佛學者第一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艾利森認為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

那時,艾利森已經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發展“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一個崛起大國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守成大國競爭主導權,這種競爭最終可能導致戰爭。“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最早出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大衛·桑格(David Sanger)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這篇關於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11年訪

---

1 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 August 21, 2012,<https://www.ft.com/content/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

美的評論文章內容廣泛，其中引用了艾利森的話。<sup>1</sup>

2013年6月7日，在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舉行首次國家元首會晤前夕，艾利森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另一篇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奧巴馬和習近平必須全面考慮以避免陷入經典陷阱”（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sup>2</sup> 彼時，這篇文章吸引了兩國領導人的注意。2013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博古睿研究院 21 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習近平主席表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個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之間，或既有大國之間的破壞性緊張關係。”<sup>3</sup> 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對與會者表示，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sup>4</sup>

隨著中美關係日漸緊張，艾利森繼續發展他的觀點和分享他的思考。2015年9月，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修

---

1 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1/01/23/weekinreview/23sanger.html>.

2 <https://www.nytimes.com/2013/06/07/opini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html>.

3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 *HuffPost*, January 21, 2014,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xi-jinping-davos\\_n\\_4639929](https://www.huffpost.com/entry/xi-jinping-davos_n_4639929).

4 [http://www.china.org.cn/xivisit/2015/2015-09/24/content\\_36666620.htm](http://www.china.org.cn/xivisit/2015/2015-09/24/content_36666620.htm) 中文參見習近平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15年9月22日，西雅圖）：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譯者註

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在走向戰爭嗎？”（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一文，論述稱這個陷阱的歷史隱喻為闡明今天的中美關係提供了最好的視角。<sup>1</sup> 這篇文章在 2015 年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舉行首腦會晤之前發表，兩位元首在會晤中詳細討論了“修昔底德陷阱”。奧巴馬強調，儘管中國崛起造成了結構性壓力，但“兩國能夠管控好分歧”。同時，他們都贊同習近平的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sup>2</sup>

自那以後，隨著中國的持續增長，美國國內政治的發展趨勢和意外事件，以及地緣政治的動蕩，不斷發展的中美關係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成為世界各地專家評論和分析兩國關係時使用的主要詞彙。2016 年，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隨之而來的貿易戰和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令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更加流行，受到廣泛討論。

## 注定一戰？

2017 年，《注定一戰》一書以英文出版，對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進行了長篇闡述和發展。這本書為艾利森教授提供了更多空間，便

---

1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2 引自格雷厄姆·艾利森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n’t Inevitable, But It’s Likely.” *National Post*, 2018 年 3 月 5 日。

於他解釋自己觀點的背景和詳細闡釋哈佛大學修昔底德陷阱項目一直在開發的案例檔案，從檔案中已有的歷史上 16 個崛起國家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吸取教訓（其中 12 個案例最終走向戰爭）。該書用了一整章講述古希臘時期斯巴達和雅典的衝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戰”）期間英國和德國的衝突。書中還描述了修昔底德陷阱項目的其他案例：20 世紀中期的日美衝突（始自 1941 年 12 月日本襲擊珍珠港）；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日本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衝突；19 世紀中期德法之間的衝突（俾斯麥藉此實現了統一德國的抱負）；17 世紀中晚期英格蘭與荷蘭共和國之間的戰爭；16 世紀上半葉日益壯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與強大的法國之間的戰爭。重要的是，在該書中，艾利森還提出了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的“12 條建議”來幫助美國和中國避免戰爭。這些關於如何避免衝突的實用方案在《注定一戰》出版後成為艾利森工作的中心。

自《注定一戰》出版後，艾利森教授一直在不懈努力，使其思想能夠被更多人了解。他在世界各地開展講座，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金融時報》、《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今日美國》（*USA Today*）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主要出版物上發表大量的文章。2018 年 9 月，艾利森教授在紐約的 TED 世界劇院登台，發表了題為“中美是否不可避免要發生戰爭？”（*Is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evitable?*）的演講，這場演講是 TED “我們締造的未來”（*We the Future*）活動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旨在探討全球最嚴峻的挑戰和尋求可能的解

決方案。艾利森教授的演講已成為 TED 國際關係演講中最受歡迎的場次之一，在 TED 官方網站上觀看超過 450 萬次，在 TED 的優兔（YouTube）頻道上觀看達到 250 萬次。

## 修昔底德陷阱的影響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影響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如上文所述，早在《注定一戰》出版之前，修昔底德陷阱已經成為華盛頓和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理解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框架。早在 2012 年，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鄧普西（Martin Dempsey）就表示“我認為我作為主席和高級領導人顧問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幫助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們不希望對崛起中的中國的恐懼導致不可避免的戰爭，因此我們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sup>1</sup>

對《注定一戰》的讚譽說明了該書在資深政策制定者中的影響力，它就像一本美國外交政策名人錄。<sup>2</sup> 喬·拜登（Joe Biden）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最敏銳的國際事務觀察家之一。他始終將自己對歷史潮流的深刻理解帶入到今天最困難的挑戰中去，並使我們所處的最艱難的外交政策困境能夠被專家和普通民眾理解。”拜登總統與格雷厄姆·艾利森相識數十年，在擔任參議員、副總統時期和現在的

---

1 參見“A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Martin Dempsey”，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華盛頓特區，2012 年 5 月 2 日；馬丁·鄧普西在聯合作戰會議暨博覽會上的“演講和問答”，弗吉尼亞州弗吉尼亞海灘，2012 年 5 月 16 日。

2 參見 Scribe Publications 網站上對 *Destined For War* 一書的推薦，<https://scribepublications.co.uk/books-authors/books/destined-for-war-9781911617303>。

總統任上，都經常徵求他的意見。為本書做了推薦語的人還有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他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構建者。坎貝爾稱該書“對每個思考中國及其與世界關係的外交官、金融家和商界人士來說，都是一本必讀之書，甚至是一本絕對不能錯過的書。”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也讚譽了該書，她現在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其他推薦人包括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澳大利亞前總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陸克文（Kevin Rudd），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等知名人士。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曾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一直是我學生時代和擔任外交官時期的靈感之源。”黑石集團主席和 CEO 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仿照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項目，在 2016 年設立蘇世民學者項目，與清華大學一起募集了 4.35 億美元，他將該項目的使命設定為幫助亞太地區避免“修昔底德陷阱”<sup>1</sup>。

在特朗普總統的任期內，隨著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摩擦升級，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在全球受到了重視。2018 年 12 月，修昔底德陷阱被《金融時報》選為“年度詞彙”，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這個概念正在引發更加廣泛的公

---

1 “Schwarzman scholarship aims to help Asia avoid ‘Thucydides’ trap,” New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9,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7e4c6f94-755b-11e6-bf48-b372cdb1043a>.

眾討論，已經引起了華盛頓和北京領導人的注意。<sup>1</sup> 從印度到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全亞洲的評論員都在討論這個概念，大多數人認識到這一概念的重要性，並表態希望能夠避免其警告的戰爭風險。在澳大利亞，馬爾科姆·布恩佈爾（Malcolm Turnbull）在 2015–2018 年總理任期內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公開請求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sup>2</sup>

### 中國人如何看待“修昔底德陷阱”

除了對華盛頓的外交政策辯論產生重大影響外，艾利森教授的觀點在中國的決策層也受到廣泛討論。這也許並不奇怪，因為它恰好概括了許多中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者自 2010 年開始努力應對的挑戰。

例如，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與胡錦濤主席在 2011 年首次提出的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有相似之處。在 2011 年 5 月舉行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胡錦濤主席闡述了中美共同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關係可以讓中國和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感到放心。胡主席表示，要“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探索經濟全

---

1 “Year in a Word: Thucydides’s trap,” Opinio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9,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0e4ddcf4-fc78-11e8-aebf-99e208d3e521>.

2 Christopher Mackie, “Malcolm Turnbull, and Thucydides, and All That,” *Sydney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7, 2015.

球化時代發展大國關係的新途徑”。<sup>1</sup> 習近平主席繼續使用和發展了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特別是在 2013 年與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的會晤上。雙方領導人對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達成了共識，因為它契合了中美關係需要調整以避免再次出現毀滅性結果的需求。“新型大國關係”提供了一個框架來討論這種調整可能帶來的後果，以及 21 世紀的美中關係將與過去的大國關係有哪些不同。

在接受《環球時報》英文版採訪時，艾利森教授指出，習主席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因之一是他十分了解大國競爭的古老模式往往導致戰爭。<sup>2</sup> 他提到，中國領導層已經對《注定一戰》一書中分析的案例進行了研究，並有意提出解決方案，以避免當崛起大國威脅到守成大國主導地位時通常會發生的戰爭。<sup>3</sup>

修昔底德陷阱已在中國學術圈和政策決策圈被廣泛分析和討論，而在 2019 年《注定一戰》中譯本面世後，更多人對其展開了研究。在中國知網（CNKI）檢索學術文章，結果顯示已有 300 多篇相關文

---

1 Cui Tiankai and Pang Hanzhao, “China-US Relations in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On China and US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New-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2, May 2012, <http://en.iiss.pku.edu.cn/info/1059/2481.htm>.

2 Qingqing Chen and Yunyi Bai, “Compete and Coexist: US, China could develop new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nations, Graham Allison says,” *Global Times*,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9820.shtml>.

3 Qingqing Chen and Yunyi Bai, “Compete and Coexist: US, China could develop new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nations, Graham Allison says,” *Global Times*,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9820.shtml>.

章發表在各種中國學術期刊上。<sup>1</sup> 閻學通、王緝思和鄭永年等諸多知名專家學者都評論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

修昔底德陷阱也是中國學者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進行研究和辯論的一個有益起點。例如，中國學者張春滿、蒲曉宇、張颺、韓召穎為 2019 年 3 月出版的《中國政治科學》(*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特刊“中美是否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 Trap?) 供稿。在該期刊物中，這些中國學者與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同行探討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機制和政策含義，大多數人認為，這個概念為研究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sup>2</sup>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得到中國分析家認同的部分原因也許是，它不像西方學者製造的其他可能被描述為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框架那樣質疑中國崛起的道德後果，也沒有將緊張局勢僅僅歸咎於中國。當然，艾利森的著作是站在美國 / 西方立場的，在他的分析中自然會把西方價值觀和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論述和對中美關係看法的某些方面可能會引起異議，但無疑他為了解中國、中國的觀點和利益做出了努力。在《注定一戰》一書中，格雷厄姆用了幾章來探討中國的立場、討論中國崛起和國家發展雄心的合理性——並不是所有美

---

1 基於在中國知網上用關鍵詞檢索的結果。

2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4, Issue 1, March 2019, Special Issue: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 Trap?*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66/volumes-and-issues/24-1>.

國作家都能在討論美中關係的書中做到這一點。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專家都認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假設和結論。然而，無論中國學者是支持、借鑒、改造還是反駁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是提出另一種更加適用的框架，無疑修昔底德陷阱這個理論已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並促進了關於如何為中美關係發展制定一個和平路線的研究和討論，這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 艾利森的教育背景與事業

雖然艾利森教授在中國主要是因修昔底德陷阱的廣泛流傳而被人熟知，但讀者應該了解該論點只是他在該領域的許多重要貢獻之一。在專研中美關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之前，艾利森教授已被公認為是美國政治科學家中的佼佼者，並在學術界和政界都有著輝煌的職業生涯。

艾利森博士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出生和長大。他就讀於戴維森學院，之後在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求學，於1962年畢業，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他以馬歇爾學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就讀，1964年完成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本科和碩士課程。之後，他回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繼續求學，1968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自那時起，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哈佛大學從教50年，現為道格拉斯·狄龍政府學教授（Douglas Dillon Professor of Government）。在從教的同時，艾利森教授鞏固了他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國家安全分析家之一的聲譽，特別關注核武器、俄羅斯、中國和決

策問題。

艾利森還著有多本暢銷書。作為一名政治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可能是他的第一本書《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71），這本書是他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就的，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經典之作，銷量超過 50 萬冊，徹底改變了政治學和其他領域的決策研究。該書闡述了三種決策模式：模式一——理性行為者模式，催生了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學派；模式二——組織行為模式；模式三——政府政治模式。通過闡述這三種模式和解釋因果關係如何導致理性個體不會選擇的戰爭，該書為如何看待核武器提供了新思路。<sup>1</sup>

艾利森教授其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核恐怖：可避免的終極災難》（*Nuclear Terrorism: The Ultimate Preventable Catastrophe*, 2004），該書入選《紐約時報》“2004 年度最著名的 100 本書”。2013 年，艾利森的著作《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2013）出版，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很暢銷。艾利森教授表示，李光耀對其對中國、地緣政治和更廣大的戰略的思考有很大影響。

在學術工作之外，艾利森在培訓對外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建立為外交政策界服務的機構方面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在 1977–1989 年間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肯尼迪政府學院培訓

---

1 Graham Allis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Schelling’s Strategies.” *Negotiation Journal*, July 23, 2018.